中華民國郵政新聞紙類

成都新聞

貳拾叁年壹月陸日（星期陸）

第一四五九號

社址 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零售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新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半年一元四角，全年二元六，外縣每月加寄費□角五

各種公文表冊 粹任成 工作精良 伏華都下 價格和平 石中東街 迅速 記民第六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智育影院 十二月二十七日換 二三八次映 母性之光

光明影院 元旦一月一日起映 二十夜豪華

重慶市民銀行成都分行宗旨 （一）發展市民經濟 （二）鼓勵市民儲蓄 （三）辦理服務社會 本行十二月二十日開幕 存戶有息 行址 街五十六號

滑稽時事 新評戲本 本報承印 新戲本 所演 新戲 已出十九齣 合訂 每冊 售價 三角 外縣郵寄 加寄費 五仙 戰 鎮 總經售

痧餅久咳丸 上海嘉興大藥房特救 有新 督售 服 根 方 成都新聞社 寄售

遂生醫社 玉麟明 專治內外痔瘡 牛皮癬 大小瘡 售處 府街生生藥房 鹽市口華榮藥房 上南大街 藥房 東大街 藥房 三十六號

十萬觔大鯨魚

魚腸十噸 魚舌千五百磅

身如山丘 載以六十噸車

濟南特訊，巨大鯨魚，在海洋中固爲常見，在陸上則苦無緣得覩，美國新獲大鯨魚一尾，重十萬零八百斤，解剖後，該魚六個月內週遊世界，該魚曾運到上海陳列，本省泰安東關孤貧院，院長美國人安臨來，聞訊後，赴滬商之魚主，租運該魚來濟陳列售票任人參覽，藉以募款救濟孤貧，該魚於津浦車五日下午運到濟南，即於膠濟路，在膠濟站陳列，據安臨來談，現在布置場所，大約後日可以公開觀覽，門券收洋五角，聞該魚巨如山丘，在津浦路用六十噸車運來，該魚重十萬餘斤，魚腸即有十噸，只魚舌亦一千五百磅，預備在濟南陳列數日後，赴青島，再轉天津，北平，然後循津浦路南下仿運陳列云。

電影珍聞（續）

陳玉梅天天跟猴桂……小動物……其小動物

國自特約國丁魏鵬飛表示不負責任後，他祇得親自料理一切，女明星生活如陳玉梅，可說特別之至，

中國第一個導演是任彭年，由明星公司轉入聯華，

聯華第二廠爲發影師的裴逸葦，是一個嗜好種植樹的人，據說其志不在攝影，

姚蘇鳳要南京新民報指委洪深手下當任影擅及劇務之十五員大將之一，姚蘇鳳不加否認，

洪深的外在往往戴付黑眼鏡，據說頗有妙用，

（二〇三）

小舞台

刀筆誤

刀筆誤下集 思鄉

（唱）兩載夫妻一番別離，七八年來無見期，做我長此異鄉居，偏雙雙活到百年，誰知猶時相聚，歸近重陽多夜雨，田間來是風淒淒，方氏淚在殘葉地，更有誰與我來貼這舊寒衣，待哨兩歇，（介）正是，淚不敢向人啼，涼風不顧客衫薄夜雨還同別淚多，哎呀，這到還開得妍秀，可嘆我那學東，與貝是俗物，家中菊花都有稀得雙株，我想老杜的秋興八首中，有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他們在那名勝地方，羈留一二年，偶然見菊花開過兩次，就那般感傷不已，怎比我悲嘆漸，在這鄉村中，一住就是七八年，我竟與他素昧黃花無數新，那一句詩相合了，他們不過未能行其志，就那樣愁苦起來，怎比我冤上加冤，申雪無門，他們所詠的都是王公大人，總貌隆，還算得意，怎比我朝夕與這庸夫俗子雜處，這纔看來，我真是晦氣，我一個人，自言自語，不覺就來在這山腳下了，待我步步行來，（未完）

鬼屋誌異（夢魚）

余友官某邑，有巨宅焉，無冬無夏，扃鑰甚固，從門隙瞰之，綠蕪滿佈，鳥糞堆垢，垣牆多敗，野草叢生，似久無人居者，聞其鄰則曰，凶宅也，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居者不利，屢遭暴殞，故無敢居者，村有少年李某，素持無鬼論者，日者道經斯地，聞坊人言謂昨夕屋中聞鬼哭，一人奕，李聆竟，嗤然一笑，不信其事，欲借宿一宵，以覘其異，商允主人，遂挈屨入，時月色朦朧，寒風砭骨，李手持白刃，逼入室中，久之無甚動靜，李覺疲極，乃就坐石上，置刃於膝，方欲取烟自吸，忽旋風起自空中，樹葉沙沙作響，聲震松下，黑影幢幢，怪聲唧唧，黑暗中不能辨之爲人爲鬼，李緊握刃立階前厲聲叱之，影與聲作止，李乃甚，遂取視之，至籬邊，則三五黑影，盤踞石上，相對說笑，李隱身草叢，傾耳聽之，其一立而言曰，吾輩食指夥，昨夕所吃之味，皮肉焦燥，務豬之味，今躲草叢之大家必佳矣，汝輩欲飽腹者，盍隨吾來，李聆畢，始知即吃人之惡鬼，不禁毛骨悚然，未幾人影已逐一躍籬而登，向（未完）

▲諸聯雜談▼

有陳沈兩君以至戚相稱，居常同伴，一日各攜子弟買掉偕赴某處，途中忽遇風雨，因未帶雨具，覓村叟無篷可避，祗得蜷伏舟中，笑話解悶，陳曰，「細雨沉沉，兩沈露頭不由一，」沈曰，「狂風陣陣，二陳仲脚勿開」互拆所姓四字，以描寫景狀，心思可謂靈敏矣，（未完）

成都市忠誠的信肥

和合拍賣行 行址 南新街

拍賣品

木器，風琴，汽車，包車，名畫，古磁，傢箱，銅牀，衣飾，田土，鋪面，住宅，

紀實滑稽 香艷小說 社會怪現狀（夢魚） 一八

第二回 驚鴻一瞥當局生疑 涼月三更阿誰啜泣

足登薄底皮鞋，再看那一個年紀約模廿七八歲，徐娘半老，豐韻猶存，生就一個剝光雞蛋似的面孔，藍帕包頭，看不出有無髮髻，淡掃蛾眉，一雙眸子精澄晶瑩，似手嫩娟中帶着一股殺氣，身上也穿的灰色嗶嘰旗袍，足上也是薄底皮鞋，春帆看去，不類操賣笑生涯的，正待動問，只見一個年長的女子，輕啓朱脣很偏促地說道，先生驚擾了，我們是住在十九號裡的，走錯了房間，實在是很抱歉的，說罷兩人轉身退去，順手將門帶轉，那春帆見老出門，而且和江湖上一班著名人物也大半相識，見多識廣，雖料這兩個女子，必非尋常人物，並且都是有真本領的，春帆的目力果然利害，但只偶然一見，他何以看得出她們倆是有真本領的呢，原來有上個破綻透露在外，一是足上穿的薄底深口皮鞋，那是江湖兩女賣藝家發明的，良家女子只穿高跟皮鞋，沒有穿薄底深口皮鞋的，二是門上有司臨黑鎖者，只聽得啷噹聲，推門而入，不見得是向茶房要了鑰匙來，有心走錯，必定她們身邊有百寶鑰的，這種百寶鑰，是一班偷富濟貧的義賊和綠林好漢所奮發明的，綠林明火執仗肆意搶劫用不着百寶鑰的，現在一般穿窬竊盜的富豪家寄，金銀珠寶都藏在萬斤重的堅實鐵箱中，人力扛不動，鋼刀劈不開，這劫富濟俠百寶鑰不能，所以現在的大幫強盜，都有這個東西，當下春帆疑神思量這兩個女子，既像江湖賣藝家，又好像綠林女盜，或者，但是現時代蓋途荊棘，山東猶是強盜出沒的所在，此二人實是一男一女，故爾那個年長的用藍帕包頭而且目含殺氣，大有丈夫氣概，不過我是過路旅客，她們走錯了房間，尚且和我這般客氣，當然不會來侵犯我們，那末河水不犯井水，管她們做賣藝也好，做強盜也好，和我渺不相關，江湖上人有句老話叫做兔子不吃窠邊草，就算她們是女盜，既住在一個旅館裡，斷然不會來侵犯我們，我何必去胡思亂想呢，打定主意，便置之度外，重行練了外功，房間雖大放着臥榻桌椅，究嫌狹窄，便就歇手不練，側身榻上閉目休息一剎，那茶房推門進來揩枱掃地，驚醒了小谷坐起身來，瞧那手錶上已經十點鐘，便披衣下榻，春帆也即跨榻下來，

新書 九蓮燈 楊嘯天先生 風雨不改……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笑笑笑
太太外中真正妙滑稽處處笑掉描寫香艷細膩並不肯男女都可看老幼部可聽成都社會黑幕知道齋有無多要買請早每部定價四角本報代售

曾鶴成 往大科甲巷 治婦女乾病

成都新聞

第五十七號

三吊錢

昌福綢對門製 華嚴樓上楊記 售店添營錢南 士又二府樓上 南工業拋賣 歡迎來客 總點萬中鋪位

韓綢宗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八回 扮女裝大締鸞鳳配 下地穴神賜鴛鴦肘

我已投誠大安山，武功山舊部，隨我反攻唐營，說罷一馬沖前，弓起處，血肉橫飛，李虎急揮大軍，隨後掩殺，魏鵬舉見變起倉卒，只得拚命逃走，衆將官掩護敗兵，退回大營，亂努齊發，射住陣角，李虎見已獲大勝，便約鄭鼎回馬，兩人并轡來至山前，這時朱廉已至。於是一齊上山，李虎意氣洋洋，左右顧盼，眉飛色舞，遂行進寨聚飲，墨玉龍聞報，急起身相迎，張豹見是朱廉，急吃了一驚，趕急上前行禮，又與大安山諸人握手。朱廉才騎來臺，遂說一番，並向墨玉龍商議道，仁兄既年邁多病，不能理事，現應立張豹爲寨主，以資號召。其父爲帥而死，又已襲代國公。門生故吏，交滿天下，如此義舉，相從者必衆，所謂名正言順，自然大事可成，令愛智謀雙全，蒲家英猛勇無敵，以妻輔夫，亦爲正理，不知仁兄高見如何，墨玉龍道，小弟正有此意，無奈遇此變亂，故此擱置，既承吾兄吩咐，立時照辦就是，朱廉大喜，跟即傳令男女英雄，大小頭目，新推舉張豹爲寨主，墨蓉花仍爲參贊戎機，其餘英雄，照常管理水陸兩寨事宜，並任鄭鼎爲頭關統領之職，鄭鼎謙遜道，我初次上山，寸功俱無，並將蒲夫人打病在床，實屬過意不去，願請軍令，今夜前去襲取唐營，以侯生擒魏鵬舉後，再行授職不遲，衆英雄齊聲誇贊，墨參軍當即傳令，命鄭鼎代兵一萬，直取中營，李虎李義，各帶兵一萬，分取左右大營，準定三更出隊，三更進攻。并令豹代兵兩萬，隨後應援。遣調已畢。各自預備不提，却說魏鵬舉見鄭鼎反唐投山，好生憂急，當即修書一封，催令凱元帥剋日來此，信內說明自己新敗一陣，名叫鄭鼎，猛勇非常，不僅背叛投賊，指日必有大戰，鄭下俱非其敵，軍務萬分緊急，寫畢，命快馬飛遞，去不多時，忽接鄭宗堯文書，現已兼程進發，計算途程，離此只有百里，明日可到，魏鵬舉心始放下，當即傳令各營，務要小心防守，只要延過今夜，明日援兵即到，唐營兵將，是夜人不卸甲，馬不離鞍，四面梭巡，到了三更時候，忽聽一聲砲響，大安山衆萬軍馬，火把齊明，一聲吶喊，三路冲殺而來，

鄭鼎揮動寶弓，如入無人之境，直進中營，魏鵬舉提鎗上馬，不敢迎敵，手下百名鐵騎，擁護向左營敗退，鄭鼎見中營空虛，便向左營打來，正見李虎殺圍垓心，鄭鼎大吼一聲，弓弦響處，早已打崩一角，唐軍嚇得魂飛魄散，拚命四逃，李虎趁勢追殺，唐軍自相踐踏，傷亡不計其數，鄭鼎左衝右突，尋拿魏帥，不見蹤跡，又復催馬來至右營，忽見魏鵬舉正在後營，前面何朝鼎弟兄三人，圍住李義廝殺，鄭鼎大喜，兜馬冲進重圍，順手一弓，將何朝鼎打翻下馬，回馬向魏鵬舉追來魏鵬舉嚇得心膽俱裂，連忙打馬向台州府而逃，鄭鼎跟蹤追趕，這時張豹後軍已到，一陣掩殺，看看東方發白，才會齊軍馬，但見屍骨堆山，血流成渠，唐營十餘萬軍馬，投降的約計五成，傷亡二成，逃走的不過二三萬人，張豹大喜，命人收降唐軍，搬運錢糧，這時天已大亮，尚不見李虎鄭鼎轉來，好生著急，便同李義，代領五千精兵，追趕前來，却說鄭鼎追趕魏鵬舉，追了一餘里，尚自不捨，魏鵬舉貼身百餘衛隊，只得分隊抵禦，盡被鄭鼎打死。又復催馬前追。這時天已發白，追了二十餘里，只剩魏鵬舉單人獨騎，嚇得魂不附體，不由哀叫道，鄭鼎恩哥，本帥待你不薄，何其無情過甚。不留餘步，鄭鼎道，吾亦不傷汝性命，只生擒回山，聽候寨主發落，說罷，一催坐馬，魏鵬舉大叫不好，忽聽一聲砲響，閃出一員老將，面似鋼底，頷下一部斑麻竹根鬍鬚，頭戴耳博，大紅纓帥盔，身披黃金連環鎧，鄭面金吞，脚登虎頭戰靴，跨騎大馬，手執一對鐵方槊，粗如碗口，大叫一聲，放過魏鵬舉，一擺手中鐵槊，攔住去路，鄭鼎道，來將胆敢阻路，快報名領死，老將哈哈大笑道，孺子何得猖狂，鎮西侯黎常達，便是本帥，你莫非就是鄭鼎，鄭鼎道，既知我名，還不讓路，黎常達道，負義小子，本帥正要擒你，說着，舉起鐵槊，迎面就刺，鄭鼎大怒，將弓往上一撐，呼的一聲，鐵槊已經打飛，黎常達虎口震開，疼痛難當，鮮血長流，大叫道，好利害的小子，回馬就跑，鄭鼎隨後追下，見兩旁盡是軍馬。黎常達已入軍中，鄭鼎那裡放在心上，也拍馬而入，忽聽一聲砲響，三百鐵甲軍，早已扣好連環，忽然抄合，將進口封閉，團團圍住，黎常達獰笑，鄭鼎直衝冲出，又聽二聲砲響，車內忽然冒出無數甲兵，各執長弓大箭，箭頭盡向着自己，緊連三聲砲響，立時亂箭齊發，

（未完）

漢市奇丐女

足踢成丸如飛作落
手抓磚瓦化灰粉

漢口十二月九日訊，八日下午四時，漢水三楼路，有一女丐，年約十七八歲，身軀痰瘦，短短的頭髮，滿面黑垢，雙目灼灼有光，大足，衣服襤褸，並不破爛，身旁置一破籃，籃內僅一碗一箸，餘無別物，手拿一塊圓彈，任意搓弄，及至人聚圍看，女丐即將圓彈移放左手，彎腰將地上瓦片拾起一塊，兩指一挾，瓦片碎落，兩指間瓦片成灰，觀衆始知爲一奇丐，於是驚動路人，一齊圍觀，女丐復將左手鐵丸取出一個，向上拋去，用足尖踢起，兩足交踢，足跟踢，前後踢，無過十分鐘，鐵丸不落地，隨舉一口將丸含住，再吐於手中，又將地下一口大磚撿起，用手一抓，磚成粉碎，圍看之人，均爲咋舌，女丐演畢，以手作勢，表示肚饑之意，觀衆均欣然投錢，觀衆猶以爲故作滑稽，及再叩之仍不能語，觀衆咸詫爲奇，於是頃刻積錢十餘串矣

紅水魚與白毛牛

晉望倫戲觀香茶樓，始蒙迄今幾百年矣，樓主人梁某雅嗜古物，樓中陳設，古色古香，夏鼎漢彝，觸目皆是，前傳其有五彩瓷碟，價直萬金，爲鐵路界某顯要購得，某亦視爲至上奇寶，作者昨赴觀香品茗，盡情瀏覽，由樓主人逐一指示，詳道來歷，作者愧非賞鑑家，未便贊一詞，但知該樓除瓷銅書畫外，猶有二奇異動物，一爲紅色水魚，重約三斤許類，考水魚顏色，本爲烏藍，獨此水魚則渾身紅色，腹部略有斑點，四足比常魚長寸許，有時其頭伸縮，覺體長度，幾及二尺，所最奇者，每遇人到視，必昂首向人，似示敬禮，按水魚爲物，與龜鼈相類，本爲四靈之一，豈此物亦有靈歟，二一爲白色牛，一雙牛渾身雪毛，白頭黑尾，無雜色，兩角軟和棉，飼之以草，不食，且較年重量，增減全無，是亦研究生物學者所宜注意者也，

俠武術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二〇三 覆英

姑娘還是坐轎騎馬匹而去，月娘道，都用不着，我自會得步行，去的你可先行，我隨後即來，王老娘沒奈何，只是諾諾連聲而出，月娘便命家人擺在中廳上晚膳，對着冰娘及綠荷小姐道，今夕要去拚命，大家便飽餐一頓，三人用過晚膳，月娘即出身而出，甫到門外王老娘趨前問道，姑娘來了麼，說着，便有許多人前來擁護，彷彿防範逃脫情形，月娘大踏步而行，絕不理會，這裡冰娘及綠荷小姐等到月娘去遠，便暗暗的跟在後面，間明路徑，打從荊棘叢中，兜到尖山嶺下，若着一枝筆，不能分寫兩件事，且把二人擱一擱，且說月娘一路行去，約摸五六里，已到尖山嶺的山腳，月娘擡頭一望，但見那山在亂峯之中，拜个齒入，周圍不過三四里，山上亂石巉巉，或黑或紅，形狀各殊，月娘心想道山尖嶺三字，想來就爲此故，那時已到半山之麓，月娘又往嶺上一望，果見山凹中有一所道院，紅牆剝落，已作暗黃之色，門外站着一個人，身披袈裟，彷彿在那裡等候，相去不多路，那頭陀便迎上前來，發放來出班，合掌念道，阿彌陀佛，月娘留心細看

（未完）